

家庭美術館 美術家傳記叢書

在野·雄風

張萬傳

· 出版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雄獅美術

作者 廖瑾瑗

感謝

畫家家屬張麗恩女士與黃秋菊女士提供所有生活照及畫作圖片 (p6;p53;p68;p69左,p123右,p124,p125)、孫明煌先生 (p99上)、廖武治先生 (p75;p99下,p108下,p133,p135,p139)、愛力根畫廊 (p11;p13下;p40;p41;p53右上;p54;p61;p62;p63;p65;p66;p69右;p70;p71;p73;p88;p89;p91;p94;p95;p107;p109;p110;p113;p115;p119;p132;p137;p138;p145;p149;p150;p151)、印象畫廊 (p13上;p55;p56;p57;p60;p72;p74;p75;p76;p77;p93;p95;p97;p100;p108上;p111;p112;p114;p116;p117;p136;p140;p147)、曹真女士、謝持平先生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在野·雄風·張萬傳／廖瑾瑗作．-- 初版．--

臺北市：雄獅，2004〔民93〕

面：公分．--（雄獅叢書；18-048）

ISBN 957-474-076-5（平裝）

1.張萬傳-傳記 2.書畫-中國-傳記

940.9886

93007988



雄獅叢書 18-048

作者 廖瑾瑗

發行人暨策劃 李賢文

特約顧問 李欽賢

企劃編輯 陳玉金·葛雅茜

執行編輯 黃長春

美術設計 曹秀蓉

校對 編輯部

攝影 林茂榮

製版印刷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6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16巷33弄16號

TEL:(02)2772-6311

FAX:(02)2777-1575

E-mail:lionart@ms12.hinet.net

網址 <http://www.lionart.com.tw>

郵撥帳號 0101037-3

法律顧問 聯合法律事務所

初版 2004年5月

定價 NT600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005號

ISBN 957-474-076-5

本書若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著作權所有·請勿翻印

在野・雄風

張萬傳



策劃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雄獅美術

召集人 陳郁秀

策劃小組 王壽來· 嵯洪濤· 潘耕吉
張書豹· 魏嘉慧

出版 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著作權人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顧問群 石守謙· 林曼麗· 黃永川
鄭善禧· 鄭明進· 顏娟英

開放與自主

——共造台灣美術奇麗山河

四十本【美術家傳記叢書】的出現，初步呈現了台灣美術文化觀的開放與自主。這些美術家雖還不足代表台灣美術全貌，但已看出台灣美術文化的歷史與遠景。如果我們用同樣肯定這四十位美術家成績的用心，持續探索台灣這塊土地，未來或可循序漸進地出版更多對台灣美術有所貢獻的美術家傳記，則共同譜出「台灣美術百岳」的理想，可期可望。因此這套書出版的意義，不只在累積前輩一生的心血，更可激發當代美術文化工作者的信念。

本套書於民國八十一年開始策劃編輯。每階段十本，今為第四階段。經過多次顧問討論，決定以開放的心胸、自主的理念，接納各類美術家。因此，由早期水墨、西畫二大類，擴增到了膠彩、書法、雕刻、攝影、民俗彩繪、陶藝，乃至素人繪畫等類別。而美術家的選擇，除了本土美術家李梅樹、廖繼春、陳澄波、陳進、洪通等二十七人；戰後來台美術家，溥心畬、于右任、余承堯等十二人；還包括一位以描繪民俗台灣著名的日籍畫家立石鐵臣。他們以豐美的人文素養，彼此交匯於台灣，散發出中原文化、本土文化，乃至東洋文化的芬芳，嘉惠無數學子。

不論是人瑞美術教育家吳梅嶺，或雕出台灣人民情感的黃土水，或勤於寫生台灣的席德進，或以影像留情的張才，或長期素描礦工的洪瑞麟，或四處彩繪台灣寺廟的陳玉峰，或默默以書養氣的曹秋圃，或留下文人四絕的江兆申，或熱心工藝的顏水龍……等無不以其豐沛的才情與不悔的志業，共造台灣美術文化的奇麗山河。

期盼透過前輩美術家的足跡，引導台灣走向未來更寬容的文化視野，以及更豐厚的藝術表現。

目錄



I 豪放不羈・畫風狂野 8

「萬世流傳」之美名美意 10

洋畫研究所的勤奮少年 11

東京的美術生活 15

法國巴黎派與日本野獸派的影響 17

II 前衛 Mouve・造型自由 26

「mouve美術集團」成立 28

造型藝術的追求與嘗試 36

陸續入選府展 43

228事件的陰霾 51

III 美術健將・領軍球場 78

任教大同中學 80

身兼美術老師與橄欖球隊管理人 84

參與「星期日畫會」 102

組成「紀元美術會」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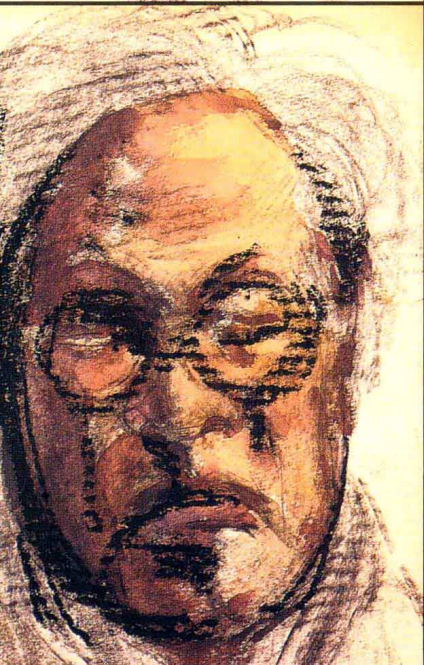
IV 歐洲畫旅・再創高峰 128

巴黎，我來了！ 130

「畫」最多、「話」最少 146



CHANG, T
1985.



張萬傳有一張哭泣的自畫像。一頭向後梳理的頭髮，蓬亂散開來，在光亮的額頭下，是一抹深鎖的眉、緊閉的眼。圓形眼鏡背後是一道決了堤的淚水，涔涔流下，他那下垂的嘴角並沒有刻意抵住，彷彿間一聲聲「嗚…嗚…」的哭泣聲由顫抖的雙唇傳來，委婉道盡畫家心中極大的悲悽。畫面右上方記錄著「CHANG. 万.1985.」，告訴我們這張自畫像是張萬傳的一九八五年之作。

張萬傳為什麼要在一九八五年落淚哭泣呢？

翻開介紹張萬傳的年表，其間所顯示的一九八五年創作活動，其實是多姿多彩的。自從一九七九年受到「明生畫廊」的青睞之後，張萬傳這個曾經沈寂一時的名字，再度躍上台灣畫壇。並且隨著當年各界對於台灣近代美術的關心，張萬傳亦成為代表台灣近代美術的重要旗手。同時由於他那獨特的畫風，頓時間使得他的畫作成為各界畫廊爭相收藏的對象。特別是一九八四年七月「明生畫廊」為他所舉辦的「張萬傳畫展」，不僅吸引大量的觀賞人潮，也為日後他頻繁舉辦的個展活動，揭開序幕。換句話說，就張萬傳的畫歷而言，在一九八五年這個時點，他是活躍且多受肯定的。

然而就在他個人畫業重新獲得評價的前後時期，我們看到張萬傳的畢生好友洪瑞麟，在一九八〇年赴美定居了。數年後另一位老知己陳德旺，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日去世了。轉眼間只有張萬傳一人獨留在台，黯然細數昔日三人意氣風發、縱橫畫壇的往事。一九八五年張萬傳在自畫像中，哭的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失去好友的孤寂與苦楚，少了他們情誼與作伴，獨自一人成名又如何？

說起張萬傳與洪瑞麟、陳德旺這段三人的深厚情誼，還得讓時光倒流回到一九三〇年代。

一九三二年洪瑞麟筆下的「酒店」，活鮮鮮記錄著三人共赴東京習畫時的快樂時光。坐在餐桌左方的洪瑞麟興高采烈，高舉著酒杯，直呼張萬傳、陳德旺：「再來、再來、乾杯！」一旁的張萬傳似乎已酒醉不支，雙手抱著頭、漲紅了臉，嘴裏咕咕嚶嚶說著話。而陳德旺則是情不自禁站立起來，在酒館裏手舞足蹈一番，絲毫不介意旁人的眼光。

當年張萬傳二十三歲、洪瑞麟二十歲、陳德旺十九歲，三人才剛踏上藝術這條路，滿心喜悅沈醉在創作的天地裏。



洪瑞麟 酒店 1932年 紙·水墨 18×25.5公分



I

豪放不羈·畫風狂野

張永清一心盼子，始終未能如願，好不容易等到三十二歲，妻子王安終於為他生下兒子。心喜不已的他，還找了個秀才替兒子起名。秀才以「萬世流傳」之意，建議使用「萬傳」二字。而正巧「萬傳」的台語發音與象徵張永清晚年得子的「慢傳」相同，因此甚得張永清之意。



1909 四月十二日倪蔣懷入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乙科。

五月二十八日張萬傳出生於台北縣淡水鎮。

「萬世流傳」之美名美意

●一九〇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出生於淡水的張萬傳，並不是一個從小就在繪畫方面顯露特殊才能的畫家，音樂、體育樣樣都表現優異的他，直到十五歲前後才正式踏上習畫的歷程。他不僅習畫的時間起步晚了些，就連出生也是在眾人殷殷期盼之下，才遲遲到來。當年父親張永清一心盼子，始終未能如願，好不容易等到三十二歲，妻子王安終於為他生下兒子。心喜不已的張永清，還找了個秀才替兒子起名。

●秀才以「萬世流傳」之意，建議使用

「萬傳」二字。而正巧「萬傳」的台語發音與象徵張永清晚年得子的「慢傳」相同，因此甚得張永清之意。

●張永清因任職海關的緣故，終年忙碌在外，但是他仍非常關心長子張萬傳的管教，甚至頗為嚴格。張萬傳就讀公學校時期，學校附近的一座廟宇正在建造，好奇的張萬傳曾在放學途中，數度前往觀看。當時便對師傅手下的木雕、石雕、彩繪等等技藝，感到驚嘆不已，稍一不留神，便因觀看過久，而誤了到家時間。這下子只得趕緊一路跑回家，遠遠便看到父親焦慮地坐在門口望。才剛一踏入門，連個理由都還來不及說明，便被父親叫到一旁去挨罰。然而儘管如此，張萬傳還是甘冒被罰的危險，繼續到廟宇觀看匠師工作，有時回家後也會依樣畫葫蘆，有模有樣捏個泥偶，在上面上彩。這種晚回家的情形連續了好幾回，後來父親又看他在房間裏專注地捏泥偶、著顏料，這下子才釋疑兒子



張萬傳的母親王安。



張萬傳的父親張永清。

1924 張萬傳自士林公學校高等科畢業。

十二月，陳植棋因十一月十八日學潮事件被台北師範退學。

1929 倪蔣懷設立「洋畫研究所」，於台北市蓬萊閣對面，聘石川欽一郎指導。

張萬傳踏入「洋畫研究所」報名習畫，與洪瑞麟、陳德旺結識。



張萬傳 走唱女子 1918 素描 25.5×19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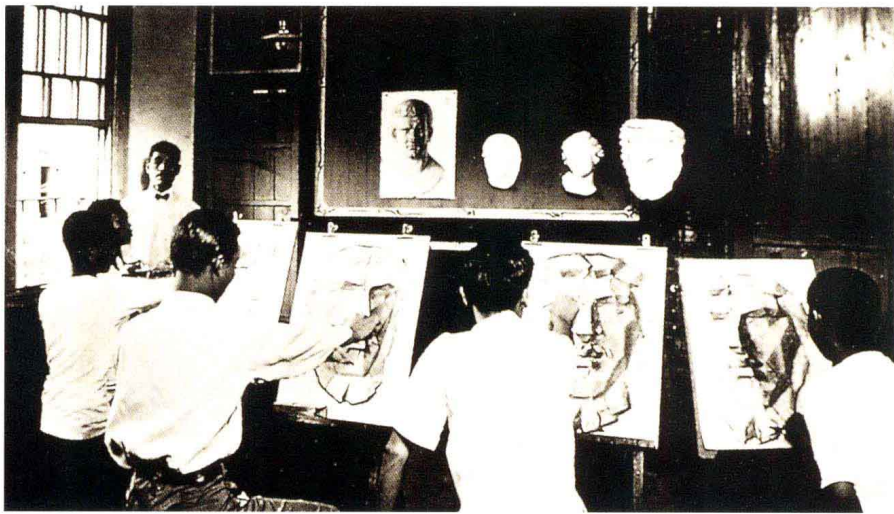
晚回家的行徑，也因此不再予以追究。

●一天父親遞給張萬傳一份禮物。張萬傳好奇地打開一瞧，是一大盒裝滿五顏六色的昂貴畫筆！「哇！」滿心喜悅的張萬傳抱著這份突如其來的禮物，雀躍得久久不能入眠。隔天一大早，眼一睜，他便迅速起身，拎著畫筆、畫紙，跑到戶外畫畫。這份甜美的回憶，不僅令張萬傳終生難忘，更在不久的將來，成為呼喚他踏上藝術創作這條路的莫大動力。

洋畫研究所的勤奮少年

●隨著父親工作地點的變動，四處搬家的張萬傳，因為幼時經常轉學的緣故，已弄得他自己都記不清楚到底唸過哪幾個公學校了。無法長住一地的成長背景因素，雖然模糊了張萬傳對於幼時的童年記憶，但是另一方面卻因不同環境的接觸，使得他自幼便培育開闊的眼界，甚或塑造日後他那慣於飄泊的率性性格。

●一九二四年自士林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後，張萬傳遷居至台北市太平町一帶。然而新環境的改變，似乎未能一下子便讓張萬傳決定好未來要走的路，此時的他對於自己的人生目標仍然有所躊躇。直到有一天漫步在大稻埕的街頭上時，無意間獲知附近有間「洋畫研究所」在招生，瞬時間幼時快樂作畫的情景湧上心頭。「試試看！」張萬傳念頭一轉，三步併兩步，踏入「洋畫研究所」報名習畫。未料這一加入，竟然促使他日後



「洋畫研究所」素描課情形。立者為石川欽一郎、前排右起背影人為洪瑞麟、張萬傳、陳植棋。

一頭栽入藝術的天地裏，義無反顧朝著繪畫這條路筆直地走下去。

●「洋畫研究所」是間民間繪畫教室，於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由倪蔣懷出資成立，會址位於台北市大稻埕蓬萊閣對面的民宅。師資包括有石川欽一郎、藍蔭鼎、倪蔣懷、陳植棋、楊三郎等人，課程內容有石膏像素描、油畫、水彩畫，上課時間則分為上午、下午、夜間三班。報名加入的學生以台北師範學校的在學生、畢業生為主，開辦後一年多，班級人數由初期的五、六名增加到二十五人。不僅師資多為「台灣美術展覽會」（簡稱「台展」）「西洋畫部」的入選者，就連學生也是。「洋畫研究所」水準之高，可見一斑。

●一九三〇年「洋畫研究所」改名為「台灣繪畫研究所」，同年七月再更名為「台灣美術研究所」，直至一九三一年一月因諸多問題而關閉。儘管研究所的營運時間不長，但卻為台灣近代美術培育不少新兵。這一點是至今為止，「洋畫研究所」最受肯定的地方。

●學員間高水準的繪畫實力，大大刺激了張萬傳的學習熱忱。一心只想學好繪畫基本技法、替自己奠定雄厚實力的他，往往在課堂上不發一語，逕自專注地練習著。沒想到有一天，稍一留神，抬頭環顧周遭時，才發覺課堂上的學員頻頻更迭，還有人學到一半便不見蹤影了。然而和自己一樣、始終準時出現在課堂上的學員，卻有兩個人。

張萬傳對於台北大稻埕感情深厚，此地不僅包含他的童年生活記憶，街道上的各式西式洋樓，更是經常牽動他對於西洋文化的嚮往情懷。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台北大稻埕的洋樓日益老舊、昔日風華不再時，其斑駁的面貌又成為深深吸引張萬傳眼光的對象，化為呼喚他內心鄉愁的景象。



張萬傳 六館仔 1936 油畫 46×38公分



張萬傳 六館仔風景 1965 水彩 45.5×38公分



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拍攝於餐廳「蓬萊閣」、慶賀「洋畫研究所」開課第一天的餐會照片。前排右起依序為藍蔭鼎、陳植棋、石川欽一郎、倪蔣懷、洪瑞麟、陳德旺，後排中立者為陳英聲。

●好奇之餘，張萬傳靠過身去，和二人攀談起來。沒想到這一聊，才知三人不僅年紀相近，而且還同是大稻埕的街坊鄰居。其中一人是一九一二年出生、小自己三歲的洪瑞麟，另一人則是一九一三年出生、小自己四歲的陳德旺。洪瑞麟自一九二三年起，因父親洪鶴汀擔任「元隆茶行」的總管，而舉家遷居至台北市日新町，鄰近張萬傳居住的太平町。而陳德旺則是出生於台北市永樂町，父親陳九樹經營「康元國藥材行」，其住家亦和張萬傳、洪瑞麟的住宅相去不遠。基本上，三人的家境都稱得上富裕。不過，就三人的結識早晚來

看，誠如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拍攝於餐廳「蓬萊閣」、慶賀「洋畫研究所」開課第一天的餐會照片，洪瑞麟與陳德旺比鄰而坐，二人的結識顯然是要早了些。不過這並不打緊，因為張萬傳和他們二人的個性互補互成。張萬傳天性爽朗乾脆，雖然喜歡照顧人，但從不在兩個小老弟面前倚老賣老；而洪瑞麟心地和善、行事認真而執著，陳德旺則是安靜寡言、不喜爭鋒，但是一旦論起藝術來，則是滔滔不絕。這三個人逗在一起，默契極佳，永不嫌無趣、永不嫌沒話聊。三人的感情好到後來還一起跑去東京學畫哩！

東京的美術生活

●促成張萬傳、洪瑞麟、陳德旺決意前往東京習畫的主因，與「洋畫研究所」的老師陳植棋，不無密切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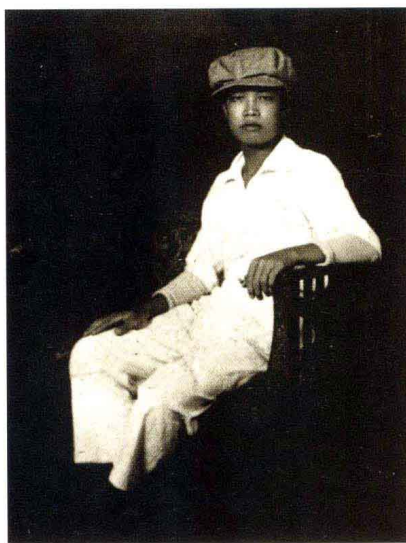
●就「洋畫研究所」而言，倪蔣懷一直是重要的核心人物。而師資群中的陳植棋，雖然是一九〇五年出生，要較一八九四年出生的倪蔣懷小了近十歲，但是彼此對於研究所的發展理想、對於藝術的創作理念，卻頗為契合。特別是陳植棋流利的口才與積極熱心的個性，往往能與倪蔣懷溫和而低調的行事風格，互

為搭配，幫助不少研究所的教學推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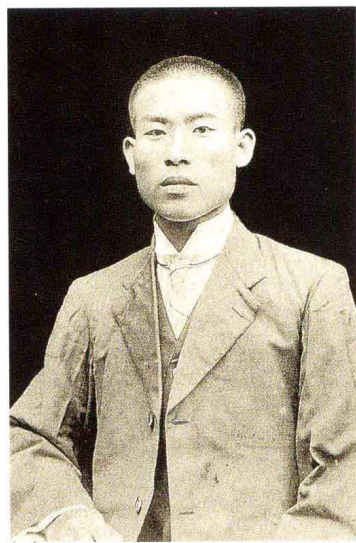
●對於張萬傳、洪瑞麟、陳德旺而言，陳植棋不僅是老師、是出身東京美術學校的學院派，更是一九二八年入選「帝國美術展覽會」（簡稱「帝展」）的大畫家，特別是他那照顧後輩的古道熱腸，更是令張萬傳等人心服口服，視他為瞻首。同在研究所時，陳植棋常說些東京畫壇的事情給大夥兒聽，說完後總愛加上一句：到東京學畫，不錯。原本只是一些閒聊的話題，沒想到多聽幾次以後，張萬傳等人果真紛紛動了念頭，開始認真考慮到東京學畫一事。



「洋畫研究所」的老師陳植棋。



少年時代的張萬傳。



少年時代的倪蔣懷。